

BITTER AND ASTRINGENT
OLIVE

周志发校园青春小说三部曲 第三部

苦涩的青果

周志发 著



城出版社

121

周志发校园青春小说三部曲

第三部

苦涩的青果

周志发著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苦涩的青果

周志发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2.11

ISBN 7-5360-3989-1

I. 苦...

II. 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8851 号

责任编辑: 张 瑛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肇庆星湖大道)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2.125 1 插页

字 数 280,000 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989-1/I·3195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导 读

理学博士生周志发创作的校园青春小说“三部曲”主要描写中学生的学习与爱情，反映中学生的心灵世界与精神风貌。《苦涩的青果》是第三部，详尽地描绘了处于囚禁状态下的高三学子的变态、富足的精神世界。

高三是人生的分水岭。原先的高二〈2〉班串成一条复杂的“爱情食物链”，乱麻般纠缠在一块。直到为了跳跃高考这道龙门时，食物链才不得已勉强断裂。

过去两年，令人敬畏的语文王子范涛一路春风得意。明媚的春花在他身旁烂漫吐芳，任其采摘。他先是选中手先天残疾的陈圆圆。他虚拟的残缺的美敌不过汤溪妹子明眸的诱惑。当他独享汤妹明艳的双眸时，他有过高昂的兴奋；他的情敌黄铜不断地刺激他，随时准备取而代之。当情敌不再是情敌，他的激情便冷却了。冬夜，小白脸张君明告诉他，他在梦里呼唤邵文静的名字。可高傲的王子居然在文静面前感到自卑。他向她掷出一个不求回音的绣球。没料到，命运之神再度偏爱他。一页白纸，称呼一改，新人便朝他微笑了。爱情，对他而言，和老师在黑板上写字一样，错了可以涂掉重写。

但邵文静和范涛以前交的朋友不同。她一方面崇拜他，一方面保持自己的独立，决不放纵自己的爱。为了逃避汤妹苦苦相逼，王子的爱转入地下，其蜂蝶般忙乱的心境得以平静。

苦涩的青果

表面上，一帆风顺的王子不可一世，高考对他而言，并不是件难事。但他尚未意识到，他身上的诸多优点在人生的转折点上，忽然成为叛逆的力量。像周寒山等弱者，终于等到了在王子自我毁灭时超越他的大好机遇。

首先，被女生宠坏的范涛无法适应高三机械乏味的生活。他渴望永远生活在令女生倾倒的诗歌、散文中。那儿，更能满足他的虚荣；那儿，他的笔落下去，便能听到掌声。至于高考，他和大家处于相同的起点。所以，他从邵文静那儿得到的只是恨铁不成钢的冷遇。

就在这时，一直被范涛视为轻佻的女生柳艳红闯进了他的视野中。她崇拜他，完全依附于他。被邵文静冷落的王子，重拾不费精力、招手即来的爱。他和柳艳红同居数月之后，终于导致其怀孕。范涛试图利用寒山对柳艳红的情愫，劝诱她冤枉寒山。惟有如此，他才能保住锦绣前途。但柳艳红委实对寒山提不起兴趣，不肯降格以求而嫁祸于他。

祸事平息之后，王子想重新收复邵文静的爱。但为时已晚。他在校园内再也找不到爱情的空间。他利用哥哥在民进复习班的机会，向两位女生施展他的才华。复习班女生们得不到家庭的温暖，高考压力大，作息时间不正常，特别容易出轨。范涛用一个汤溪酥饼，就换来了两位女生的以身相许，史称“酥饼之恋”。

一代风流才子，高中三年，历尽人生种种悲欢。最后，连“酥饼小姐”都看出他颓废的本性，劝说他痛改前非。可叹王子刚愎自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了。

范涛因换女友过于频繁，树敌无数。同学虽旁观者清，却鲜有知心朋友提醒他。其中身为副校长的阿兮两度被当年的得意门生横刀夺爱：他的初恋情人汤妹和理想的妻子邵文静，都

被王子夺后弃之如敝帚。阿兮对其恨之入骨，舍不得用骂惊醒他。相反，千方百计设法催眠他。

与此同时，阿兮对周寒山却日骂三趟，希望其忍辱负重，跃过龙门，以报范涛屡夺心上人之恨。

周寒山高一年级学习成绩进步神速，可谓直挂云帆；高二学年深陷暗恋泥沼，终日以文字发泄心头郁闷，无力自拔，可谓青少黄多。文稿数尺，换不来伊人一声问候。情何以堪？文有何用？更无法改变导弹运行轨迹，所以他决定弃文从理。

高三分班之时，阿兮苦心安排，没一个班级肯收留他，意在重辱寒山。无班可归的寒山终于幡然醒悟，努力挣脱“食物链”的束缚，学习再不敢懈怠。

阿兮批评周寒山“不够踏实”，委实切中要害。寒山本失落自信，只想在高三打好基础，准备就读高四。尤其是英语，高二一场单恋，柳艳红的身影把他初中的单词都抹得一千二净。他把对柳艳红的思念转移到英语单词上来之后，不出两个半月，英语竞赛竟然全年第一，从而点燃他决心当年考上大学之念。

除了寒窗苦学，周寒山还开创了“联合阵线”：和曾思慕柳艳红并为之上五台山出家的刘永生互通有无，无私地把学习心得和对方分享。这一非常富有科学精神的法门帮助他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闻过则喜”成为他们的座右铭，精神强大也是他们最终考上名校的保障。

令人感慨的是，他们始终无法正视语文。阿兮自负才情，博古通今，可区区一张语文试卷便可大损其颜面。周寒山酷爱文学，但对语文考试格外恐惧。高三学年，他连语文书都没碰过，居然高考成绩不错，也算滑天下之大稽了。

感情方面，寒山先后获得“冷若冰霜”的李落霜和“艳如

桃李”的汤妹的垂青。开学初，循规蹈矩的李落霜夜晚参加了范素莲的生日 party，疯女们相伴游街，撞上黑社会。寒山当时正深度失落自信，害梦游症。这次，他发现黑社会大哥是他初中同床共枕的老同学。在老同学的安排下，他和落霜同居一室。落霜借着酒兴，真情坦白，寒山饱饮爱泉，开始恢复自信。

一次中暑，揭开了寒山和汤妹之间的故事。紧接着，他帮助汤妹从疯婆子手中救下侄女。因而汤妹一家对他感激涕零。汤妹对他问寒问暖，偶尔烧一两个小菜犒劳他，大大方方地赠予他点滴关怀。为了给他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汤妹还邀请他住到她家。但寒山当时心犹系柳艳红，没有答应。

此后，他俩夤夜大街上的依依相送，抚慰其心；情敌黄铜的怒目相向，刺激神经；黑社会同学的为他助阵，克其自卑。寒山终于敢直面情敌，学业上随之大进。

周、汤关系第一次质的飞跃是在汤妹替寒山咬掉大腿上的脓疮。寒山情不自禁，吻了正在刷牙的汤妹。后黄铜意欲非礼汤妹，寒山横棍怒击情敌，最后他彻底挣脱柳艳红的樊篱。

不可否认，爱浪费了主人公宝贵的时间，但惟有爱能帮助他获得新生。寒山有感于汤妹的帮助给他带来进步，他决心帮助李落霜，走出泥沼，把暖热的关怀随着一块精肉倒进她冰凉的心扉。

爱慕虚荣的汤妹遭遇王子的抛弃之后，她不再顾盼神飞，而是光晕内敛，自重自爱的她重新博得众多男生的认可。她与寒山同病相怜，不知不觉把一腔柔情转移到寒山身上。正是认清自我，她作出了牺牲，一心一意地助他实现梦想。她永远难以忘怀，高考结束时，一大群男生把一大叠日记本，塞入她的怀中。对她而言，高三学年过得简单充实，是一次富足的人生

旅行。

和周寒山生命息息相关的女生李落霜，依然对他一往情深。但他俩注定有缘无分。原来，挂在落霜脖子上的尼姑玉佩泄漏了她的身世：她是寒山小爷爷的孙女。当初国民党溃败之时，在国民党军队当军官的小爷爷，因不识字，未能跟随蒋介石逃亡台湾。爷爷潜入深山，成为一方霸主。他把白羊肚毛巾挂到谁家门前，谁家就得把床和老婆让出来。小爷爷惟恐遗祸子孙，留下尼姑玉佩作为标记。这段表兄妹情缘，就等来生再继续吧！

教师们眼中只有试卷，丝毫没有觉察到高三学子的生理成长。手淫大王黄铜正是成长过程中悲剧性的人物。他无法适应高三“椅子囚室”的生活。他是父亲和民办教师通奸斗争中的牺牲品。父亲黄金利用“民转公”的权利，霸占民办教师。玩弄之后又用相同的伎俩捕捉新猎物。民办女教师忍无可忍，在一次大型运动会，抢过话筒，揭穿黄金伪君子的面具。黄金因拍下教育局长用试卷换肉体的照片逃过一劫。而女教师为了发泄怨恨，把邪恶播在其儿子黄铜的身上，致使其邪念不断，走向非礼乃至锤杀女性的犯罪道路。这一主题在当今教师面临下岗的关头，如何有效防止某些黄色校长利用职权进行黄色交易变得更为现实迫切。

本书并不单纯演绎学习和爱情两大主题，还从精神分析的角度，透视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囚禁在一张张热乎乎的板凳上可能出现的诸多心理疾病。

例如，清华苗子叶文把女厕当成精神病院，惟有通过发现女生的污秽排斥女生，平息骚动的青春；黄铜则喜欢躲到女生被窝中享受成长的快乐；寒山试图利用有意识做梦找回幼时的“母爱和拥抱”；一株浮萍无从生根的范涛，从小有两个母亲；

苦涩的青果

奶妈和生母。他从未吮吸过生母的奶水，没有“占有”过母亲，从而永远和生母格格不入，形如外人。他爱文静，便是在文静身上寻找母亲的影子，填补残缺的童年……

愿本书为画地为牢的学子们带来一剂精神之药，伴随你度过富足的中学三载。

前 言

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看稿，走进一个写着一脸才气与胆气的学者。他叫周志发，浙江人，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的博士生，专业方向是核磁共振。他将一部沉甸甸的书稿放在了我的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张瑛小姐，我是读了您在《唉！高三》一书中写的‘前言’，毅然决定找您的。我相信您不会让我失望。”

我们聊了一会。他说，他一直留恋在高中读书的那段日子，半年前灵感突然来了，如山洪暴发，若不写出来，一定会大病不起。于是，他向导师提出博士休学，理由是休学写小说。导师以为自己听错了，请他将休学理由重复了好几次。导师终于听明白了。却说，他教了大半辈子书，带过不少学生，也遇到过休学的，但从来没见过休学写小说的，也没听说过。

我笑了，为这位与自己同龄的年轻博士生的执著。

周志发告诉我，他本打算将自己读高中的那段生活写一本书，献给他高中的同学及教他的老师。但是，他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维与情感，即使客观地对那段生活扫描，也要花费一年的时间，恐怕要写三本书。于是，他的女友毅然大学休学，为他的创作提供援助。

周志发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太过自信。他说，他的作品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高中生的学习与生活全面系统的描写，一定

苦涩的青果

会引起全国中学生的共振。他相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高中生及二十一世纪的高中生中大多数会支持他。我当时笑他是受其专业核磁共振的影响，向他泼冷水，让他暂时平静下来。他见到我时真的是好激动。

我深知，做书是不能感情用事的，不能动辄就被感动。告诉他，把书稿留下，回去等消息。

周志发走后，我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将作品认真读了几遍，就不再认为他是在吹牛。他的作品确实有阅读价值。作品的内容及人物都很丰满。不过，仅高中三年的生活他就写了三本书，我的确还是犹豫了一下。但我认为，如果因字数多而将其拒之门外的话，作为一个在海内外享有声誉的著名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我是有失天职。我就有愧于周志发的这份热情和对我的极大信任，有愧于一直以来支持我的广大读者。因此，我决定将周志发创作的校园青春小说《起帆的岛》、《青春的骚动》、《苦涩的青果》陆续推出，奉献给所有的高中生。

《起帆的岛》和《青春的骚动》推出后，我收到不少八十年代的中学生的来信，他们说周志发笔下的高中生活非常真实，作品中的人和事，他们比较熟悉。

希望《苦涩的青果》不会让太多的人流泪。

张瑛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于广州

目 录

导读	1
前言	7
第 一 章 高三伊始	1
第 二 章 骂定天下	9
第 三 章 豆浆风波	22
第 四 章 天下大乱	33
第 五 章 此恨绵绵	41
第 六 章 联合阵线	51
第 七 章 小兰酒家	59
第 八 章 灯下苦读	69
第 九 章 卑鄙的心	82
第 十 章 一塌糊涂	94
第十一章 樟树法则	117
第十二章 心灵出走	131
第十三章 谁是吾师	143
第十四章 夜闯五班	155
第十五章 少女之春	169
第十六章 怀孕风波	178
第十七章 变态高三	187
第十八章 情何以堪	201
第十九章 午夜色狼	209

苦涩的青果

第二十章	长街候伊·····	224
第二十一章	再度同榻·····	232
第二十二章	猪肉迷情·····	241
第二十三章	双重枷锁·····	251
第二十四章	红楼守夜·····	266
第二十五章	谁家冬景·····	276
第二十六章	本是同根·····	283
第二十七章	色狼重现·····	293
第二十八章	着火点·····	305
第二十九章	决战前夕·····	323
第三十章	狗运亨通·····	336
第三十一章	情不自禁·····	341
第三十二章	爱在何方·····	351
第三十三章	爱的故事·····	359
第三十四章	水果摊上·····	368

第一章 高三伊始

每日清早，阳光在青石板铺成的小街上织出一片光亮。巷子深处款款走来模样活泼的女人。她穿着一双笨拙的木屐，和她棱角分明动人的脸容殊不相称。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漾起热闹，连小狗也爱绊她的脚丫子。她喜欢在街的拐角买个烧饼、一根油条。然后，用饼裹着油条，好比给油条穿上外衣。

她吃得很专注，倒也不失优雅。

这时，会有双男人的手，要一份和她一样的早点。

她没注意到他，他太平凡了。

日子久了，她也留意到，小镇上出现一个陌生人，每日只吃她爱吃的烧饼油条……

周寒山静坐在高二〈2〉班的教室内，设计着若干年后和柳艳红邂逅的快乐！

他再次用亲切的目光抚摸这儿的桌子、椅子、油光发亮的黑板和窗外黛绿色的南山。

这教室新学期不再属于他。他将搬到一楼，一个陌生的地方读高三去。在这儿，他老觉得落了什么，留有遗憾。所以临别之际，他要到“老地方”坐一坐。

他无非是想在故地见到亲爱的柳艳红。不为别的，只想见她一面。他不敢奢望她会爱的锐矛扎进他的心，哪怕只是为了要他的命。

苦涩的青果

已坐了半个多钟头了吧。每当门口传来脚步声，不论轻重，他都当成是她来了，他便会拥有一阵揪心的快乐。

那双善于自作多情的大眼睛，不时光顾前排的位置。他的命运就在那儿改变。他把自嘲的权利赠予黄毛丫头，允许她缄默不语也能伤害他的自尊。

那是去年秋暮，范涛要和他调位置。他搬到前排去了，和柳艳红相隔一条过道。他匆忙地给她写了一封该死的情书，宣判了自己的死刑。从此她没再和他打过招呼。

这是无望的爱。被爱者用回避、拒绝和他说话的方式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你死了这条心吧！最后，她和可恶的小白脸张君明勾搭上了。这些均未能扑灭他心中熊熊燃烧的火焰。

他从爱的山峰无声地跌落，坠入深渊。可怜的癞蛤蟆，它掉进水中只能起个蛤蟆疙瘩般大小的波澜。即使这样，微微漾开的涟漪努力昂起头来凝视冷漠的巉岩。

巉岩在水中投下乌蓝的背影！

他就在乌蓝的背影里继续漂泊者的梦……

该是梦醒时分了。因为他已是高三的学子。同学之间的恩怨，谁弱谁强，都将在高考这位至高无上的法官面前有个了断。他也晓得，如果他能够考上名牌大学，过去所做的一切傻事不仅一笔勾销，而且大可骄傲地从范涛和张君明的家门口走过，自信地去敲柳家的大门。

黄粱梦！他嘲笑自己。

窗外是初秋的天。太阳的性子较伏天温和了些，但万物正长得滋润，丝毫觅不见瑟瑟秋意。嘶鸣了一个夏天的知了，嗓门依然动听，它要让亲爱的柳树永远沉浸在夏天的歌谣里。

随着同学们陆续返回学校，楼下变得分外热闹。楼梯口不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交织着男女的对话声、叫嚷声、拍桌子

和踢墙壁声。大家见面，无非谈最关心的话题：高三分班和“3+2”高考改革方案。

一股恼人的秋风送来。小白脸张君明哼着《康定情歌》，优哉游哉地来到教室。一个暑假不见，小白脸别的没什么变化，脸照旧白白净净的，惟独嘴巴上的两撇八字胡颇有长进。

寒山听到他唱歌，气不知打哪儿来。他宁可到厕所里欣赏大便也不愿看见他。就是这个家伙，用一堆烂稻草把柳艳红珍贵的空虚填满了。

张某跨进门来，看到他在，惊讶地发出一声“哟”，像做了亏心事般掉转马头就走。他走得太慌，不慎在台阶上扭伤了脚脖子。

上楼的人越来越多。忽然间，寒山心猛地一颤。楼梯上传来熟悉的歌：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歌到门口戛然而止。

呵，她终于来了！他屏住呼吸，害羞地低下头去。

“哈哈，我猜的没错。你果然在这儿。”门口走进来的却是江薄。他张开的左手钳牢一只铁桶，右手提着一只尿素袋。看样子没回寝室便到班里寻寒山来了。

寒山愕然：怎么会是个男人？他整个儿心思扑在柳艳红身上，没顾上搭理老朋友。

她怎么不走进来？她和江薄一块来？难道……难道她和江薄好了？这个醋意十足的猜想害他的思维都发生口吃：不……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完全有可能！他和江薄高二时同床半载，江薄的魅力原比他足。想到柳艳红从此要跟江薄走，心酸得发痛。眼泪差点挂下来。当年小白脸假装爱听他讲武侠小说，到头来还不是抢了他的心上人……寒山觉得又一次遭人欺骗。他想起柳艳红的薄情、江薄的无义，嘴唇气得直打哆

嗦。

“看把你急得。”江薄得意地说，“是我骗你的！她没来！”

“真的？”寒山很高兴是自己想歪了。

真是的，江薄怎么可能喜欢柳艳红呢？他不喜欢轻佻的女生，他喜欢含蓄的祝雨晴，丰满型的女生，苗条的他不喜欢。老实说，自己也觉得柳艳红有些轻佻。

心不踏实，寒山冲到外头看个究竟。走廊上空旷无人，惟有廊外蝉声满耳，哪有伊人的倩影！“我明明听见她唱歌。”他自言自语。

这时，江薄学女生的嗓门，哼起《抓泥鳅》：大哥哥好不好，咱们去抓泥鳅……

哦，原来是江薄这个死鬼唱的。

“这样等不是办法，你先陪我去民进补习班，罢了直接找她去！”

“民进补习班？”

“给我哥送米。”

没等到柳艳红，周寒山不甘心。

“考上大学，柳艳红有的是！”江薄看他的神情，估计他又在想黄毛丫头。

寒山被老朋友说中心思，朝他傻愣愣地笑。老朋友晒了一个暑假的太阳，皮肤变黑了。江薄指着地上的米袋，说：“你力气大，你提它。”他举起手中的铁桶，说：“我拿它。”

两位好朋友亲密地下楼。

“干脆你也读文科算了。我们又坐一块，一起干革命。”江薄强调说，“柳艳红肯定读文科。”

“不。”想到要背诵清政府那么多的卖国条约，真是活受罪！